

新理新

作品集 第二辑

搜灵怪物

Souling

Guaiwu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搜灵;怪物/卫斯理著.
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
(卫斯理作品集,第2辑)

ISBN 7-80128-390-2

I. ①搜... ②怪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108915号

京图字:01-2003-1180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雯

策 划/嘉雯

装帧设计/嘉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h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

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23元(全19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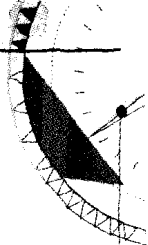
花奇火人
石底血云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寻找
人
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亮年睛锁险爱
炉
间
神

神素灭归壳变迷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之白毁之之
林与的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种二迷真盗命猴探飞
丛理菌
真空密
少年第
愿继续魂

第二辑

大犯罪者
黑暗天客使
访不死的药地狱
无圈影搜烈火女统
血变黑白失
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星常园
天书魂点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哲宝
杀离阴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厘极笔毒异
宙劫支错蛊自幽快天
幽快天



第一部 大规模珠宝展览

这个故事的开始，是一个盛大的珠宝展览的预展。展览由世界著名的十二家珠宝公司联合举办，地点在纽约。

不，先别说这个珠宝展览，还是先说一说金特这个人。

还记得有一个名字叫金特的人吗？只怕也不记得了吧。就算是一直在接触我所叙述的各种怪异故事，如果能够在三十秒之内，记得这个人，并且说出这个人曾在哪一个故事之中出现过，那真是了不起。别说三十秒，就算三十分钟，只怕也不容易想起这个人。

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又见到了他，我绝不会想起他来。

这个人我曾经和他在一起相当久，超过一个月，可是在和他一起的日子里——有好多天，几乎日夜在一起，我从来也没有听到他讲过一句话。有时候，我向他讲话，他也从不回答，而只是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神情望着我。

那是一种十分难以形容的神情：他分明是望着你，可是眼神涣散，猜不出他视线的焦点在什么地方。他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精神极度迷惘，他的口唇随时准备有所动作，但是不论你等多久，他总是不发出声音来。

整个神情，像是他对周遭的一切，全然漠不关心。

结果是，我们各人分手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受不了他那种过度的沉默，甚至连最有礼貌的普索利爵士，也没有向他说一声“再会”。

对了，金特不会有人记得，普索利爵士，记得他的人一定不少。这位热衷于灵魂学的英国人，在“木炭”的故事中，是一个主要人物。

当时，我通知普索利爵士，我有一块木炭，在木炭之中，可能有着一个鬼魂，普索利大是兴奋，约了不少对灵魂学有研究的人到英国



去，在他的那间大屋子之中，试图和灵魂接触。

那件事的结果如何，自然不必再在这里重复，我第一次见到金特，就是当我带着那块木炭，到了普索利爵士的住所，他请来的对灵魂学有研究的人，已经全在了，普索利曾向我一一介绍。

其中有一个就是金特。

爵士当时的介绍很简单，看来他自己对金特也不是很熟悉，只是简略地说：“这位是金特先生。金特先生，这位是卫斯理先生。”

我自然握手如仪。现在，我详细叙述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，是因为这样可以把这个人的介绍得更彻底。我当时伸出手来，他也伸出手来，我们握手。

金特和人握手的那种方式，是我最讨厌的一种，他不是和你握手，而是伸出他的手来给你握，他的手一点气力也没有。

通常，只有红透半边天的女明星，才有这样和人握手的习惯。可是这位金特先生，当时打量了他一下，个子不高，不会超过一百六十公分，半秃头，一点风采都没有，看来有点像犹太人，但也不能肯定，一副糟老头子的模样，至少有五十开外，居然也用这种方式和人握手，真有点岂有此理。

所以，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，绝不算好。只不过后来，我在开始记述“木炭”这件事的时候，在金特身上发生的古怪的事，已经开始了。所以，我才特地加了一句：“这个人，以后有一点事，十分古怪，是自他开始的。”

在爵士家里，我和一干对灵魂有研究的人聚会之后，我们又转赴亚洲，在另一个朋友陈长青的家里去聚会。这次聚会历时更久，金特也自始至终参加，可是却也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。

我的那个朋友陈长青，十分好讲话，有一次，他对着金特独白了五分钟，金特连表示一下是或否的神情也没有，他实在忍不住，对我悻然道：“这秃子是什么来路？他是聋子，还是哑子？”

金特是什么来路，我也不清楚。他是普索利爵士介绍我认识的，当然，我要去转问爵士。

我找到一个机会，向普索利提起了这个问题，普索利皱着眉：

“唉，这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”

我笑道：“这像话吗？他出现在你的屋子里，由你介绍给我，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？”

普索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：“事情是那样，你知道一个灵魂学家叫康和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不认识这个人，普索利搔着头，像是在考虑该如何介绍这个人才好，他终于道：“你知道著名的魔术师侯甸尼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侯甸尼十分醉心和灵魂沟通，他曾以第一流魔术家的身份，揭穿了当时许多降灵会的假局，也得罪了很多灵媒。”

普索利道：“是，康和就是侯甸尼的一个好友，对灵魂学有极深的研究，以九十高龄去世，我年轻时，曾和他通过信。”

普索利爵士越说越远了，我忙道：“我问的是金特这个人……”

爵士道：“是啊，在你见到他之前三个月，金特拿了一封信来见我，信是康和还没有去世之前写的，毫无疑问，是他的亲笔，信写得很长，介绍金特给我认识，他真的不喜欢说话，当时我问他，为什么有了这封信快十年，到现在才来找我，他都没有回答。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那么，信中至少对金特这个人，作了具体的介绍？”

普索利道：“提到了一些，说他对灵魂学有深湛的研究，并且足迹遍天下，曾在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古老寺院中长期居住，在西藏的一家大喇嘛手中，有过极高的地位。也曾在希腊的修道院中做过苦行修士，和在印度与苦行僧一起静坐，等等。他的经历，看来都和宗教有关，而不是和灵魂学有关，我真不该请他来的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他也不妨碍我们，其实，宗教和灵魂学，关系十分密切，甚至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！”

普索利爵士当时并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们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下去。

金特有着那么奇妙的生活经历，这倒令得我对他另眼相看，所以，在分手的时候，我是唯一和他握手说再会的人，可是金特仍然是这样，手上一点气力也没有，当时，当他转过身去之际，我真想在他的屁股



上,重重踢上一脚。

金特这个人,我对他的了解就是那样。

约略介绍过金特这个人了。再说那个大规模的珠宝展览会。

珠宝展览会半公开举行。所谓半公开,就是:参观者凭请贴进入会场,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去参观一番。

邀请我去参观的,是英国一家保险公司的代表。这家保险公司历史悠久,信用超卓。

这家保险公司在保安工作、调查工作上的成就,举世无双,而负责这家保险公司这一部门工作的是乔森。

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乔森,他是典型的英国人,平时幽默风趣,工作极度认真,固执起来,像一头花岗石刻成的野牛。他投身情报工作之际,不过十五岁,他有一头红发,又讲得一口好德语,战争期间长期在德国工作,几次出生入死,德国秘密警察总部把他列为头号敌人。

乔森极端冷静,多年情报工作的训练,再加上他的天性,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冷静的一个。

我特别强调他的冷静,是因为有一些事发生在他身上,这些事,和他的一贯极度的冷静,全然不合,因而显得格外诡异。

战后,他脱离军部,到处旅行,后来,曾作为苏格兰场的高级顾问、国际刑警总部的高级顾问。

后来,他忽然失踪了一个时期,再度出现时,职位是联合国扫毒委员会的专员,然后,他又离开了联合国,去从事一桩非常冷门,简直都想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会去做的工作。他的职位的全称相当长: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。工作范围是专门搜集各种沉船的资料,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大规模的打捞公司。

我和乔森认识的时候,他在当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,一见如故,互相交换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,他那时候在日本,正在搜集一艘叫“天国号”的巨型战舰下落的资料。

当时,我们用英语交谈,我在听了之后,呆了一呆:“日本好像没有一艘战舰叫‘天国号’,你是不是记错了?”

他取过纸来,写下了“天国”两个汉字,我摇头道:“没有这样的战



舰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要是连你也知道，就不用我去搜集资料了，这是日本海军在战争末期建造的最大军舰，比‘大和’还要大，一切资料都绝对保密，连建造者也不知道自己造的是什么。在日本投降之后，有消息说这艘战舰上一千二百名官兵，决定集体自杀，将船凿沉，和船共存亡，沉没的地点则不明，我就是想把它的沉没地点找出来。根据我已获得的资料，这艘战舰上，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，这件事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点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吸着，没有再讲下去。

我想不到那次闲聊，提及的那艘在极度秘密的情形下建造的“天国号”，后来又会和一些怪事发生关系。而且，自从那次之后，我从来也没有再在任何人的口中，听到过“天国号”这个名称。有次，我和一个曾是日本战时的海军中将，在海军本部担任高职的人提起，他听了之后，就“哈哈”大笑：“胡说八道，卫君，你是从哪里听到这种荒谬的故事？绝无可能。”

当时还有好几个人跟着哄笑，弄得我十分尴尬，几乎老羞成怒。

以后，我也忘记了“天国号”。大约两年之后，再遇到他时，他已经不当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，转了行，职业更冷门，是“全欧古堡构造研究员”。

再后来，乔森又做过了一些什么，我也不甚清楚。他进了保险公司当保安主任，我是收到了他的信之后才知道。

乔森的长信，和请贴一起寄到，邀请我的理由是：“像这样的大型珠宝展览，以前从来未曾举行过，所以，在展览会举行的一个月间，有可能发生任何意料不到的事情。而卫斯理先生，是应付任何意料不到的事的最佳人选。”

那张请贴，印得精致绝伦，我从来也未曾见过那么精美的请贴。

我向着白素，扬了扬这张请贴：“有珠宝展览，你去不去？”

白素看来一点兴趣也没有：“人家又没有请我。”

我道：“那不要紧，你要去的话……”

白素不等我讲完，就摇头：“我听你说过乔森这个人，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你去。”





我一面用手指弹着那张请贴，发出“啪啪”的声响，一面也在想：乔森为什么要我去呢？

他的信中，虽然写出了理由，可是这个理由，实在是不成立的。

乔森说，这样大规模的一个珠宝展览，可以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而我有应付意外的能力。

珠宝展览会会有什么意外？当然是引起盗贼的觊觎，向那些价值极高的珠宝下手。正如白素所说，我虽然知道有几个珠宝窃贼，具有一流的身手，但是却从来也没有和他们接触过。

我只是知道，珠宝窃贼这一行，和其他的窃贼不同，几乎已是属于艺术工作的范围，没有天才，是不能成为第一流珠宝窃贼的。而且，第一流的珠宝窃贼，平时，在身份的掩饰上，也都是一流的。我就知道其中有一个，有着真正伯爵的衔头。

对珠宝展览本身，我没有什么兴趣。引起我兴趣的是：乔森为什么一定要我去。

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其实是很容易的，我根本不必挖空心思去想，只要去问问他就可以了。

于是，我根据乔森信上的电话号码，打电话去，一下子就听到了乔森那听来很冷很硬的声音。当他知道是我的长途电话之后，他的声音，居然变得充满了热情：“你准备什么时候来？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房间。”

我知道，对付乔森这样的人，和他转弯抹角讲话，那是白浪费时间，所以我立即道：“除非让我知道你要我来的真正原因，不然我不会来。”

乔森呆了片刻：“好，的确有原因，但是在电话里说不清楚，等你来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别推托。到时候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原因不值得你来的话，我会把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告诉你，作为补偿。”

我仍在迟疑，未曾立刻答应，乔森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！你就算只是来看看我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对于乔森这样精采的人物的这样的邀请，很难拒绝。我也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我来。”



我仍然不知道乔森为什么一定要我去，但是我却可以肯定，情形一定有点特别。

长途飞行不是很愉快，整个旅程相当乏味，等我在纽约下了机，两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向我走了过来。其中一个道：“卫斯理先生，乔森先生实在抽不出空，吩咐我们来接你。”

这两个年轻人自己报了姓名，举止有礼。

我把行李交给了他们，和他们一起离开了机场，上了车，驶向目的地。

目的地是一家豪华大酒店，珠宝就是在这家大酒店的展览大堂展出。从这个月份的第一天起，酒店便已不再接受普通客人，而只租房间给珠宝展览会的来宾。

酒店的房间有大有小，有豪华有普通，前来参观的人都自认为很有地位，当然人人都想订到最豪华的房间。酒店方面的措施十分强硬，接受订房，可是房间得由他们来分配。

我未进柜台，那职员一看到了那两个年轻人，就大声道：“卫先生好，你的套房在二十楼，二十楼的贵宾有苏菲亚罗兰小姐、根德公爵和泰国的曼妮公主，如果你觉得不适合，可以更改。”

我笑道：“适合得很。”

套房的设备，豪华绝伦，我一进房间，就道：“乔森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”

那两个年轻人互望了一眼，一个道：“他在展览场，如果卫先生急着要去见他，我们可以带路。那地方，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件，不能接近。”

另一个的神态，看来有点暧昧，讲话也迟迟疑疑：“卫先生，你何不休息一下？乔森先生最近……情绪……很有点不稳定……他在工作，不喜欢有人去打扰他。”

我陡地呆了一呆，不禁气往上冲，但对方看来是一个不怎么懂事的小孩子，真不值得生他的气。所以我忍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第一，据我所知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情绪不稳定，乔森先生决计不会。第二，我是他特地请来的人，要是他有半分不欢迎的表示，我立刻就走。”





我的话，已经是可能范围之内最客气的了，可是那年轻人还是听得满脸通红，嗫嚅着想争辩什么，但是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我倒有点不忍，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：“算了，带我下去见他吧。”

那年轻人仍然胀红了脸：“真的，乔森先生的情绪，很……不稳定。”

我听得他一再这样提及，心中倒也不禁疑惑。本来我已向门口走去，这时转过身来：“他的情绪如何不稳定？”

那两个年轻人又互望了一眼，那个胀红了脸的道：“我们和乔森先生住在一个套房的两间不同的房间中，房间和房间之间，隔着一个客厅……”

我不等他再讲下去，就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不必形容你们的居住环境，你只要告诉我他的情绪如何不稳定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接连几天，他都讲梦话。”

我一听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那两个年轻人都有恼怒神色。另一个急急地道：“是真的，我们全听到。”

我走前几步，将双手分别按在他们的肩上，本来是想向他们解释的，但是继而一想，何必对他们这种年轻人多费唇舌？所以，我就不再讲，只是淡然一笑：“那也不算甚么，走吧。”

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，看来比较容易冲动，而且固执：“他讲的梦话很怪，来来去去都是那两句。”

我忍无可忍，对他们的无知，十分生气，沉下脸来：“听着，人人都可能会说梦话，但只有乔森不可能。他是一个极出色的情报人员，曾经严格地自我训练，不但不讲梦话，而且还进一步，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，故意讲梦话来迷惑旁人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全世界不超过一百个，而乔森恰是其中之一。”

另外一个年轻人看出我真的生了气，忙道：“那或许……是我们听错了。”

固执的那个却还在坚持：“不，我们没有听错，他说梦话，昨晚我们又听到了。他在大声说：‘我没有！我们没有！你有吗？你们有吗？’”



我盯着那年轻人，他神情固执而倔强，我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或许他在对什么人说话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不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！”

我有点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：“值得再为这问题讨论下去？”

那固执的家伙总算同意了，可是他还是咕哝了一句：“我讲的全是事实。”

我没有再接口，走过去开了门，向外走去。

这几天，在这家酒店中的住客，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豪富显贵，所以保安工作之严密，真是无出其右，除了各个显贵住客自己带来的私人保镖之外，酒店方面也请了近百名保安人员。

我才走出房门，就看到四个典型的英国保安人员，在一间套房门口徘徊，那自然是根德公爵的护卫。另外，还有四个肤色黝黑，身材矮小，看来十分强悍的人，在尽头处另一间套房之前守着，那可能是泰国公主的保镖。而走廊中，电梯口，楼梯口，还有酒店方面的保安人员。

我和那两个年轻人来到电梯口，等电梯到了，一起跨进去，电梯中的闭路电视摄像管在转动着。电梯向下去，一直到了展览会场的那一层停下来，我不禁被外面的阵仗，吓了老大一跳。

全副武装的警卫，守在川堂上，大门前，神情严肃，如临大敌，看那情形，守卫得比希特勒当年的秘密大本营还严。

我们三个人才一跨出电梯，就有一个面目看来相当阴森的中年人大叫一声：“请停步。”

他虽然在“停步”之上，加了一个“请”字，但是语气之中，殊乏敬意。

我根本不想听从他的命令，但在我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却拉住了我。那中年人走过来，用探测仪器绕着我的身子，上下打转。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已经道：“告诉乔森先生，卫斯理先生来了。”

立时有另一个人，接下了无线电通话仪，转达这句话，会场的门打开，乔森出现在门口。我的忍受程度，到这时，也至于极限，一看到了乔森，我就大声道：“乔森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向这里的保安系统挑战！”



我故意提高声音，人人可以听得到。一时之间，气氛紧张。乔森向前走了两步：“卫，他们开不起这种玩笑，对不起，一切不便，全由于我的命令。”

乔森才走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打量他，这时听得他一开口，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疲倦，我不禁呆了一呆，乔森精力弥漫，几乎永无休止，声音是他，可是实在又不像他，当我看清楚他时，我更加怔呆。

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一头红发，满身肌肉，精力充沛，但这时，站在我面前的乔森，虽然红发依旧，身体看来也很强壮，但是却一脸倦容，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全身的精力，仿佛全已消失无踪了。

一个人看起来是不是精力充沛，或是无精打采，本来相当抽象。可是，我一看到乔森，这种感觉之强烈，得未曾有。我相信只要以前见过他的，都会有同样的感觉。

我的神情，一定强烈表现了我的讶异，所以乔森立时伸手在他自己的脸上摸了一下，现出一个苦涩的神情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过去和他握手：“你看来好像不是很好。”

乔森呆了一呆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……太疲倦了，这个展览会，简直要了我的命。”

我听得他这样讲，对他十分同情，摇着头：“何必那么紧张，我看，不会比对付纳粹更困难吧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？”

乔森的神情高兴了一些：“有，我给你一个地址，你到那边去见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一个超级的珠宝窃贼，你要设法让他知道，向这个展览会下手，绝无可能成功……”

他说着，就在身上掏摸着，摸到第三个口袋，才取出一个对折了的信封，交了给我。看到他这样的动作，我又不禁皱了皱眉：精神极端不集中，恍惚的人才会这样！

我接过了信封：“我们什么时候，喝一杯酒？”

乔森道：“晚上我来找你。”他招手把那面目阴森的中年人叫了过来：“卫斯理先生是我的好朋友，以后他可以自由进出，不要对他进行例行的保安手续。”

那人答应了一声，我向会场中张望了一下，看到不少工程人员正



在忙碌工作，乔森也一副立逼我去办的样子，我只好道：“好，晚上见。”

我自己一个人转身走进电梯，到了大堂，拆开那信封，里面有一个地址，和一张模糊不清的侧面像。

乔森说我要去见的一个人是一个超级珠宝窃贼，照片虽然模糊，但我却有十分熟悉的感觉。

地址，是纽约高级住宅区。

我想不到老远赶来，会做这样的事，虽然老大不愿，但既然答应了，也只好先做了再说，乔森办事十分妥当，已替我准备了车子。

到了那个地址，我不禁踌躇起来。事情如何进行，很伤脑筋，我总不成上去按铃：“你是超级珠宝窃贼吗？”然后再说：“我来警告你，别打主意。”

真是这样子，不被人家送进精神病院去才怪。所以，下车之后，来到了那幢大厦门口，我还在想该如何进行才好。

那是一幢十分高级的住宅大厦，大门口一大块空地，竖立着一个高大的现代雕刻，我站在这个雕刻之旁，望着大厦。

大厦的门是玻璃的，可以看到用云石铺出的大堂，有两个穿制服的司阁在。地址给我的是这幢大厦的顶楼。通常来说，这一类大厦的顶楼，是全幢大厦中最豪华的一个单位。

我在考虑如何进行，引起了那两个司阁的注意。我看到他们先是交谈了几句，然后，其中一个打开了门，向我走了过来。

我不禁感到十分尴尬，同时心中也下了决定：如果他大声呼喝赶我走的话，那么，我就索性把他打昏，冲进去，再打昏另一个，我就可以上楼去见我所要见的人。

可是，接下来的情形，却出乎意料之外，那司阁来到了我的面前，十分有礼：“先生，请问你是乔森先生派来的吗？”

我陡地一呆，大是高兴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
那司阁忙道：“顶楼的那位先生，等了你好几天了，请进来。”

跟着他走到门口，里面那司阁抢着来开门，我进去之后，给了他们相当可观的打赏，两人的态度更加恭敬。

一个司阁按动了对讲机：“先生，乔森先生派来的人来了。”



第二部 奇怪的梦话



那个超级珠宝窃贼的气派真不小，不但住在这种豪华的大厦顶楼，而且还有私用电梯，电梯由上面控制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上面不放电梯下来，就不能上去。

电梯布置精美，等到电梯门打开，我跨出去，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川堂。一眼看到的，是一个佛像。那种镀金的佛像，是来自印度或尼泊尔，是极有价值的古物。

我向前走去，绕过了佛像，走向两扇木雕的大门，才来到门口，门就打了开来。

大门内，是一个布置华美之极的客厅，客厅中并没有人。

我一面打量着，一面问：“有人吗？”

另一扇门打开，那是一间书房，我可以看到的那一面墙全是书，有一个声音传出来：“请进来。”

我进了书房，就看到有人坐在一张可以旋转的丝绒安乐椅上，他正转过来，面对我。我向那个人望去，那个人也向我望了过来。

我不嫌其烦地描写我和这个“超级珠宝大盗”见面的经过，是因为结果实在太意外！

他转过身来，一打照面，我呆住了。

而且，我绝对可以肯定，坐在安乐椅上的那个人也呆住了。

我们绝对未曾想到过会在这种情形下见面。同时，我心中也不禁暗骂乔森给我的照片，实在太模糊，只使我感到这个“珠宝大盗”有点眼熟，却不足以令我知道是谁。

对方的吃惊程度，远在我之上。他一看到了我，陡地站起，张大了口，神情惊诧之极，好像明明看清了是我，但还是不相信我会站在他的

面前。

我在呆了一呆之后，伸手指着他，也不出声。还是对方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怎么会是你？卫斯理。”

这人总算开了口，我曾和他相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，可是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讲话，这个人，就是个子不高，头半秃，看来极其普通，据说是灵魂学专家的金特先生。

我可以预期在这里见到任何人，因为超级珠宝大盗，本来就最善于掩饰自己身份。就算我见到的人是已经被人枪杀了的约翰连依，我也不会更惊讶。

等他问了一句之后，我才定下了神来，吁了一口气：“怎么又会是你呢？金特先生？”

金特皱了皱眉，他不喜欢讲话的毛病又发作了，摆了摆手，示意我坐下。

由于在这里见到金特，太意外了，所以我暂时不坐下，先来到酒柜前，倒了一杯酒，一口喝下去，才坐了下来。

金特也坐了下来，望着我，我也望着他，两人都好一会不讲话。

我知道，刚才金特如果不是极度惊讶，他不会开口，这时，如果等他先讲话，我可能要等好几小时也没有结果。

所以，我略欠了欠身子，先开了口：“我先要弄清楚，我是不是找错了人。”

金特仍然不说话，只是望着我，我说道：“我是应该来见一个超级珠宝大盗的，乔森这样告诉我。”

金特发出了一下闷哼声：“错了。”

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。他是说乔森错了，他不是珠宝大盗？还是说我错了，我要来见的人，根本不是他？

所以我道：“错了是什么意思，请你说明白一点！”

金特皱了皱眉，并没有说话，现出一脸不耐烦的神情来，等于是在说：“真笨，这么简单的事，还要我多费唇舌。”

他的这种神情，惹恼了我。

本来，预期来见一个珠宝大盗，忽然见到了一个灵魂学家这种意

